

北京大學預科文範

卷一下



傳誌類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

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潛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

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

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出假趙殺田角田闢乃發兵項梁曰出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闢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遠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

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微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持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諾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

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蒯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

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爲何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蔬肩則與一生蔬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蔬肩上拔劍切而嚼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

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走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必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郟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以多
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
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
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
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
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
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
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
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
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並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
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

西擊殺濟北王田安並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遂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並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並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

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當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彭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開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圍之

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固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漢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

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王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漢與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矚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

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卬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漢王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

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

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抗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敢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

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矚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命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呂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淖陽侯。項王已死，楚地

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主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主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關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

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執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遇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侯事上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

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糞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

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國
文

二八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誠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取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豈能施于後世哉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

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

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罔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泛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僭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矚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治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立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邠去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

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疆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于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王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雕龍喪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

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久立與其客語徵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騎從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

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竊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竊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

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嚔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養得選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羈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郤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

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晷過以負于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其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夫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

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

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國

文

四
八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旣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于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日餘祭次日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旣

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灣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

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願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

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從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于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于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

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

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間其傅鞠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于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貪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

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

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于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于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押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之。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于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搤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

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于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于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

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大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石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涇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

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

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鬪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乃廣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谷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繆持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

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無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

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遣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鬣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

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下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

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遺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緦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

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昭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繪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漉漉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

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儼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儼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于天下也宗廟重于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儼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

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輜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綰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

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輓轎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諄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

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闕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朝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問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群臣進見獨往來于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于是

上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目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嬖人子遠客
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
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
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齋奏
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
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
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
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
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
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
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

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竇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

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僑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與之初

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枱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院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椽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瑀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瑀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瑀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僞也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繹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稽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後漢書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黃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于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

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墮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淪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禳禱群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于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閩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蠱讖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扈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

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足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返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

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使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饗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離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曠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

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愾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北周庾信温湯碑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
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爲
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煙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
池而獨湧洒胃滌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卽用魚鱗之瓦
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疴
在乎咸康之世嵩岳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國
文

九八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凌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

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撝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

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
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
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
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
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
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
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
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
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
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
不能事臣請代某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
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
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

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汀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汀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郢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

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郛，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廡，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譎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大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僞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饗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甯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皆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

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音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頰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增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國

文

一〇八

李翱贈禮部尙書韓公行狀

曾祖秦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尙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三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甯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遷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干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

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賊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于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閒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抵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旣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

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相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曰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備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選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者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于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于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才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扞朱滔滔遂敗

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公還于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多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

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于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期服以報之深于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于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諡并牒

史館謹狀 國

文

李翱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沈于江獄吏嘯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于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鄆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

.....

國
文

一
一
六

杜牧燕將傳

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舉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遣

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

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知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力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纒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鶻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鈐劍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鄴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

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優頓翫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安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徙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公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今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有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

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以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虞集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翼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緇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遊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

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過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卽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願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賞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觀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

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卻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歔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嗚呼是爲表

國
文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干墩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尙簡實與人媾媵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曝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紐絡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捶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

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一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也。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高攀龍陶菴先生傳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卽有至趣。嘗挂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自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醜味沈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被濯於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旣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邨，曰陶菴。三子者，遞相過從。凡所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迹陶菴者，縛茅爲屋，插槿爲牆，屋後樹梅，庭栽菊，柩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鑪一藥囊一餅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醕而已。其陶菴儀載集中。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

宗黨爭訟，仲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從子之孤也。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偷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僮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行己之概矣。客有至陶菴者，登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而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爲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看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之美人懼盜，歸子不懼盜，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予懼予之得其郭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郭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

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國
女

魏禧許秀才傳

許王家字君聘一字又民蘇州長洲縣人也少好學以名節自勵崇禎丁丑王家年三十一補學府生時流寇所在猖獗王家慨然有澄清之志甲申國變王家聞之悲號不食久之奉父母挈家隱居澄河東之姚澄乙酉北兵南下所居地隣境有聚衆拒守者當路發兵捕之八月下薙髮令王家慨然太息曰父母冠我時祝我爲何如人此髮豈復可毀傷耶家人見其語決環之泣或勸王家曰君一秀才耳未食天祿奈何遽以身殉乎王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所養何事吾已名列學宮亦朝廷士也先師殺身成仁求生害仁之義吾講之熟矣以父母屬妻顧氏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爲孝子矣父母素知王家爲人亦忍涕謂王家曰汝行汝志勿以我二人爲念王家迺整衣冠赴河水而死時年三十有九妻顧亦挈兩女赴河水淺人救之不得死親戚乃羣繞顧氏相與語之曰夫殉義妻保孤可也且汝夫以堂上二人託汝今背其言陷夫於不孝雖死汝夫猶將恨汝顧氏泣謝諸親戚收王家屍殮之色如生衣冠肅然不亂觀者百數十人皆驚嘆顧氏孝奉舅姑終三年喪撫其二子悉成

立今庚申年七十有三云魏禧曰王文恪公鏊六世孫會者篤實君子也與禧善嘗爲禧道許秀才事甲申國變吳門諸生許玉重餓死於學宮二許不知同宗族與否何許氏之多奇男子也禧亦故諸生方儉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愧死入地哉或謂以諸生死國難及爭毛髮喪其元爲已甚禧曰此不可以責望天下士士苟奮然出此雖聖人不以爲過今夫伯夷叔齊讓國而隱於首陽亦商家兩匹夫耳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然卒且餓死而孔子以爲賢子輿氏以爲聖萬世而下未有非之者也當夫逆鬪破京師主上殉社稷公卿崩角稽顙恐後期及夫毀璋甫裂縫掖昔之鳴玉垂紳者莫不攘臂爭先倣倣之惟恐其萬一之不肖於此有貧賤士不食朝廷升斗之祿無一級之爵顧毅然捨其軀命以爭名義於毫末震天地而泣鬼神雖夷齊何以加焉禧故因王會之言而特傳之惜夫窮鄉下里匹夫老生之以死殉義者多有其人禧不及聞聞之或不詳而不能爲之傳也

邵長蘅閩典史傳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懦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錦衣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閒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

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彙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醢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緼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東臺爲人人竿一燈立陣隄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

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
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
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
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
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
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
傷者手爲裏創死者厚棺殮醑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
厚囑照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運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
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
圍應元厲聲曰甯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携具登
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
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鑲鐵刀斧及之聲鏗

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陣意氣自若且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綫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啟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湧身投前湖水不沒頭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十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無慮五六萬尸骸枕籍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

史也願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國
文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嵩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願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稍與時媿娶提學袁公繼成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陝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甦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邵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卽疏劾首輔宜輿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士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

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塲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利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

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吾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小蘗禪或出遊眉與先生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鐙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垂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

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增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輿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跡而尙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叙記類

論語鄉黨篇

孔子於鄉黨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覺裘黃衣狐裘裘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禡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餽魚餕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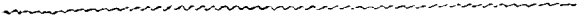
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同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大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凶不拜寢小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饘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盍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

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諛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鬻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兔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可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天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圜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
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居有君群
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



國

文

六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夫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聞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廂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
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

國
文

左傳晉楚邲之戰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戶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焉敢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

味以務烈所可也。鏡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倏，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鏡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鏡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師，子反將右師，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

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爲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

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處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卨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處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

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僂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卬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卬。趙卬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軻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

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扁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馘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國
文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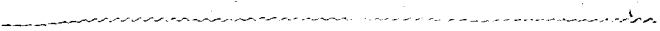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

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口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已潘廕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欒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斫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

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荝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授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裒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
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朽臣之平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國

文

二四

國語越勾踐伐吳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夫天時不作則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焉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逸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

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及天時五穀穰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五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有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汴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吾以天時今天時至矣子應吾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

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亥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主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聞之得時勿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嬴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

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諸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龍鼉魚鼈之與處而鼉龜

之與同嗜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于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于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

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于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威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

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夫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轎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

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

肅爲贊軍校尉。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萬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

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于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于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于江陵蒙與右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于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于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肥水之戰

晋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執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川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

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陽平公融融馳白秦王堅曰賊

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于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強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湖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于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

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邠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士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餉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于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而彊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

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于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國

文

四
二

典志類

書經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
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
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濼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
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
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濶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絳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檠絲浮于汶達于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
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
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栳幹栝柏礪砥磬丹惟菌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灑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
導河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
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珍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
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
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淦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導呀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
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

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蟠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湖澠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

國文

四海禹錫玄圭厥告成功

禮記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利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陲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

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

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褻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愛樂之官也中正無

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嘒、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闕、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

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匪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

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

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
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螿蟲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殮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
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饗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
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
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鄒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
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
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穉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

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
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富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
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敎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
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
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
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箏笙簫管之聲則思音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屣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鯉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樂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

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鈞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國
文

禮記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

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秦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

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蓄此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

國
文

儀禮士冠禮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鞵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與西塾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韉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鞵鞞度弁服素積緇帶素鞵立端立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鞵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纒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

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觴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乎西坵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立端爵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立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紛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立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纒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纒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立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纒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

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栴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栴面栴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禪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鬴右祭脯醢以栴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栴興降筵坐奠禪拜執鬴興賓答拜冠者奠禪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擊見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僂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若不醴則醢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栴洗有筐在西南順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筐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醢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醢有乾肉折俎臍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

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扁鼯始醢如初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臠之皆如初臠肺卒醢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澆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醢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

服者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纒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榘之緇絢纒純純博寸爵弁纒屨黑絢纒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纒履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卅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尋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國

文

二八

儀禮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立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閒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觴醴于房中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與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立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臠

髀不升皆飪設扁竄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潛在饗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立酒在西綵罍加勺在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立酒筐在南實四爵合盃主人爵弁纁裳緇襪從者畢立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祫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女次純衣纁袖立於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袵立纁笄被纁黼在其後主人立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輿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罍舉者盥出除罍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潛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潛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郤

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醢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醢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噴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醢如初無從三醢用悉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與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輿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餼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醢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觶醴於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擘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

升側載無魚暗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醜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餞舅辭易醬婦餞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醜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餞姑醜之雖無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身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阼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面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卽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擊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鮓必殺全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而對賓受

命乃降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土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毋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立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勺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席薦醴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罍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取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

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鑿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得以

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婿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拜

國
文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餽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筭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

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緇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帝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笮以集之數

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人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糶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

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驟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

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鏹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纒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

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繕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貨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

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壽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緄氏令試之緄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稽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頗異

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反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盜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儉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

業而縣官有鹽鐵器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賊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茨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常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膳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牿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

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

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
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
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
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
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
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
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
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
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
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
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
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
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

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
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雜記類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瞑爾而下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幅，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疎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葺。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捐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軛。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疇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

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熱而固不得則有熱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經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擽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羶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沉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葦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葦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櫨次之檟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卓不池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盛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呢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剗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後然可以爲良凡

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灑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洽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灑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習則木堅薄其習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習約之不皆約疎數必俸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拊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擣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擣角欲孰于火而無燬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樹長其畏而薄其敵宛之無已應下拊之弓末應將興爲拊而發必動于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

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尙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榦權筋三侷膠三鈔絲三邳漆三剡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疎其次角無濇合濇若背手文角環濇牛筋蓋濇欒筋斥蠖濇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榦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國

文

六

劉峻東陽金華山棲志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
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
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闔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毛羽瘡瘡於其間哉予生自
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霏濡霧露彌願閑逸每思濯清瀨
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尙矣虬專嚙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郡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塊鬱若其群峰疊起則接漢連
霞喬林布護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
壇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
近代江治中奮汎泥滓王徵士高援風塵龍盤鳳棲咸萃茲地良田碧湍素石可致
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高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諫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
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巒
阮矚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閭閻摩豁

俯窺木杪焦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淵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露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洄涌成音並漕澗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經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櫛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裏杪白帶抽紫莖櫛蠹葦尊捐滑風鳴籟垂條欄戶葉房櫛中谷溯瀆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法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象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翺翔辟鳳胎雨斂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好音皆馴狎圍池旅食鷄鶩若乃鴉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軋侯曙聲像琴瑟玄媛薄霧清嘽飛狻乘煙吟咏嘈囂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

且聞予則跼蹙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薰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霞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瀼瀼潏湧泱泱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綠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至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蠶旨膳碧雞冬葷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釀醞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奴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噓謳歌舉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稻生齒劍楊子墜罔較其優劣者哉

國

文

唐張說宋武受命壇記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尙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交夷僭僞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己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攜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遺無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玄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况敗於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國

文

八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職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顛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

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廝車三輛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巾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彙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藍田縣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曰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矜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櫟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漫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國
文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隲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陴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國
文

柳宗元鈞潭記

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
鬻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
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
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
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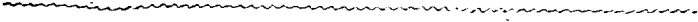
國

文

一六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語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禍之禍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枿石楠榎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翳勃杳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蕤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國
文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巖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醞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國文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澗，由石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國

文

二六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疎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國
文

柳宗元序碁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國
文

孫樵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徑蜿蜒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石石巉巉別爲東巖榭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櫺檻交攢欂櫨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杪臨蘭薄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躋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上下鬪然而出矚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眞蓋羅元跡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仙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鏡明風間景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崑獸山禽捷翔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瑩碧聯莽蒼際雲杳杳不分月上于天日薄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湖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矚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錦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來而游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扃乎且欲聞

于穎陽之徒乎

國

文

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嘗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微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吏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

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嘗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尙

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國文

歸有光項春軒記

項春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泐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塔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迳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容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闔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

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厨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春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立德與曹操爭天下者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味味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瑣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園子且何謂園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園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魏禧燎衣圖記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遂得之新安僧漸江遂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唁唁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剝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背亦見劍鐔矢之羽弓簫亭內三人短項準鼻要弋弓左膝跪地下手磨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躬燎衣背胡床而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額微髭須縝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滯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更有始日歷下壁泥落見縹竹茅亭煙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於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爲僧

更以書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彭士望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桴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者累重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鴟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旣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

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宕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偃佝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瞽人臨千仞之谿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

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姒兒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賦所至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語草木之性拮據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剗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儆怵磨厲男婦老穉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猱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彼固自以爲戲叟獨以爲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譖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彙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甯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國
文

全祖望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郁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

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
禪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
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
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
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
在揚凡五死而得絕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
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詩銘哀詞頗尙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
林可程下尙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
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
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
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
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
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兒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壘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折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携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先外祖長身白鬚。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穉不能答。投母懷。淚潄潄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惻然。助人以哀者。記母教銓時組。

紉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日授句讀明暗之聲與軋軋相聞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頃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兒憊矣他日婿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閭黨媼姪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瘥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十歲父歸越一載復

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益是以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紉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即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己巳，有南昌老畫師游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匱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天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久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

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
焉○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明○焚○高○檣○蕭○疏○影○落○簷○際○堂○
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兒○翦○燭○自○照○憑○畫○欄○而○
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嫋○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躡○樹○根○
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
歡○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清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往往多暇。時則孫子伯淵以癖病就醫里舍。相與譚讌。時時出遊。典架上之書。市樽中之醪。鄉閭憎其跌宕。鄰里目爲狂生。有佳城菴焉。爲北郭叢葬之所。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中。亮吉樂此清幽。頻與過從。老圃相就。譚皆無稽。殤鬼出遊。客同不速。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驕。忽憶故侯之莊。爰求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假衣。不避白袂。笠屐之影。高參鴉巢。吟哦之聲。下駭牧豎。未及三里。則青山莊址在焉。老觀旣蛻。青松亦僵。潛鱗已滅。溝水盡黑。萑稗生於寢室。禾黍裹其窗軒。狐兔作窟。昔爲藏嬌之區。牛羊來斯。前經宴客之所。猶憶六七歲時。園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翡翠作屋。晴紅四周。玲瓏斲窗。膩綠千疊。新月半珎。回廊百盤。風花過樹。鳥亦徘徊。煙雨壓簾。魚曾睥睨。此一境也。旣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野獺瞰梁。池皆半泮。分香故姬。展夜臺之鏡。織屨遺僕。晞冬日之陽。林鶡有聲。梁燕無影。此又一境也。百牛銜索。連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樹。以鸞鷲之碎瓦。填魚鼈之空池。劈山楹。以代薪析。海桐而作欄。傷遊客之心。

裏漁樵之足。此一境也。遂使天山戍客。尙夢橫塘。蘭亭舊友。欲模曲水。平原草木。盡作勞薪。南皮主賓。半爲異物。此又悽愴傷心之一境矣。孫君攄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寄書。屬爲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祇片時。揆厥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成聲。聆雍門之琴。泣何能已。今之援筆作此者。亦以志前遊難再。去日苦多。病叟出橋。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清樂鈞白雲寺讀書記

余婦家王氏居東鄉之黎墟有山巒然曰白雲峯有屋巋然曰白雲寺是山近走金禪遠導白馬蓋源於武夷矣厥狀肖舟尾有柁石元氣爲海載以浮沈太虛無涯屹焉止泊累世以前有白雲上人嘗此卓錫山乃受名或曰否也僧以山字舊石蘚剝莫可考悉寺左精廬一區廣逾十笏林叢榛萃烟露蕩沃外身痾山先生謂其幽阻修息惟宜己酉春仲館余於斯王李二君擔囊來伴嚶其鳴矣足破闕寥松枝掃梁梅根挂榻承瀑滌研映旭陳書晨覲新函夕披故帙課有定程製靡恒體餘力弗等任意所臻佳月矚窗輒思吐句過雲拂席忽擬臨書橫笛孤吹初不相和文楸對弈聊以節談風無停聲雨多遠勢旣答吟吻亦泐靈襟松門之外雲路無際遙岑紙薄貼天欲飛平疇郢方行人失影是時玄鳥旣來紅英雜綴竹多笋密土潤葦肥椿芽正紫禪花純白燒以枯柎煮以澗泉脆齒芳頤致有禪味池鮮可釣時復腥盤酒脯儲僭問日一設己而夏滂漲溪樵蘇裹足瓶粟適罄竟日腸鳴俯窺來徑仰睇漏天洶洶其波浪浪其雨始亦憂歎頃還嘯咏水落得餐巨壑填矣出綠巖塹捷比猿狖

高拔薜蘿汗及巾履山高市遠僧少客稀游女時來禮佛而去荒寂之境幽致爲多
蟲繭黏壁蟻破而飛雀食墜階蟻逢而運纖形瑣趣閒領故深候歷十旬樂非一狀
蓋誦讀之暇惟取於適情饑飽之謀曾不以牽慮也屬有試事遂成解散今貢太學
將首征途向秀入洛竹林之遊暫虛張翰歸吳蓴菜之羹故在然而華年告易人事
莫齊逸興與蟲簡俱灰芳蹤逐馬蹄共歇前塵渺絕如何可言暮雪雍門寒燈隔夢
操觚覩縷敬謝山靈並貽二君相爲感喟

姚鼐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秦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于泰西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鄆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僕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

失僻不常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于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贖金養之不食于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于衡山破逆黨于桂東其後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于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于縣城祀湘人與于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于是大馬于岳州克武漢下蕪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埽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

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益禮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于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于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匪于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于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于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

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于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于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効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濫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蠱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群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國

文

六〇

曾國藩金陵軍營官紳昭忠詞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于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于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

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于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群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孤軍轉鬥累月不歸餽餼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滅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

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鬪兵軍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驥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旣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功倍也皆天也旣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于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于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

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于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
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
記其梗概至于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于國史茲不復備述
云

#52

11104